簡松草堂文集

簡松草堂文集卷三

錢唐張雲璈仲雅

武功大夫漕標中軍副將白公傳

公姓白氏諱雲上字凌蒼號秋齋本籍山西汾陽曾祖用始遷河南之懷慶遂爲河內人累世以武功起家父光顯雍正間隨征策旺諸部落直至星宿海歷危險者七年官汝寧守備推陞富賀營都司三世皆以公貴贈如其官光顯公生丈夫子三公其仲也生而器宇俊偉喜讀書以韜鈐世業不敢曠其家聲調弓縱騎無間寒暑嘗冬夜較射倦

甚預貯水於旁猛淬臂指寒氣激烈灑然警醒由
是藝日進乾隆庚午舉本省鄉試明年成進士以
藍翎侍衛供直丙子出為江南平望營都司癸未
聞父訃循例請假歸葬假滿還任連攝江陰常州
遊擊事隨陞揚州遊擊以常州失察邪教鐫二階
部已銓人矣制府高公晉專奏留之　上素悉
公才復公任而移置還者洵異數也乙未陞金山
參將己亥　特授漕標中軍副將預保總兵以疾
去公之初任平望也天下承平武臣多習於文吏
之雍容不復以猛奮為志公慨然謂致力以安百

姓正吾武臣事也故歷官以治盜爲急務一切利民事無小大皆竭心力爲之平望爲吳江所轄江浙錯壤緝捕爲難具區尤爲奸藪公親歷山坳港汊爲圖說識之前後獲盜七十餘案汛內肅然江陰多黠賊奸捕勾引放縱視爲囊槖公召諸捕慰勞之問所獲賊數捕具以對公嘿識之一夕忽叩捕門問賊安在愕不能答痛懲之刻日盡獲由是斂跡夏旱飛蝗集境公持竹立酷日中督兵役徧闕深坑夜然束草於旁蝗爭投火光墮坑中滿從而壓燒之是歲竟不爲災在揚州惠政尤多予來

容揚時公已遷揚之士大夫下及販豎皆能舉其名津津樂道其救火催薪二事尤在人口揚城民居稠密火患滋甚故尋火具及太平桶十二門水礮無不詳備然太半朽敗生疏公一一修整出不意演放不如法者輒之臨事鮮悤遽之患每救火不待報瞻望煙光駷馬至火所周旋詳審嘗云火必有路相其嚮背風色先所急則易集事體素黐捷乘屋如履平兵丁踊躍隨之勢若飛隼所至摧牆拉壁應時皆滅奸民劉長有者因風縱火肆意劫掠公嘗揚手禽之已首伏矣文吏持之不下當

其時公勢孤危終不動聲色嚴鞫盡晝夜卒論實如法人稱快焉有巨室遭火救之翌日搢錢數萬酬兵公曰此風一開兵丁必視貧富爲緩急矣力卻之人皆服公能持大體揚數十萬戶皆藉洲蘆供爨自江至城束定價爲三十三錢然多偷減之弊公申明輕重定數毋許解大爲小又慮利民而病商也凡吏胥婪索擿發無遺民便而商亦不困或積雨柴船不時至親詣江干督之令柴束不及曩時之半復實以枯泥敗葦遇陰雨則溼煙眯目煬之遽燼又常缺乏之居奇屢爲民患然後歎公之

德澤及人大也甲午淮安大水哀鴻徧野公時襄賑事先期載餅以哺全活甚衆淮關公廨被盜訊者咸疑內啟逮監督家丁雜治制府檄公協勘詢知盜皆徐州及山東口音自制府讞釋所繫自限百日緝獲乃改裝周行豐沛蕭碭間見有以淮關銀市易者鉤距陰詗遂得董松山李鳳臺二眞盜無他株連復於本案外得銅山積賊李二及他竊甚夥人驚爲神事平送部引見　上深賞之垂問訪拏事甚悉任漕標時前後漕帥鄂公寶毓公奇皆倚重之公勤於公事冒犯霜露年未老而

鬚鬢皆白至是以衰病乞休漕帥不得已上聞然深惜焉晉揚州就醫優游者六七年庚戌春以微疾卒於行館年六十有七公持已潔廉無矯飾嗜好泊然不與文吏相婾嬖亦不侵其官孳孳矻矻無媿公事而後已一生致力以安民者不可枚舉大率類此雖歷官未出江蘇省一步而大江南北識與不識咸心維而口誦之皆稱爲白將軍云

論曰公之養痾揚州也時騎款段隨兩蒼頭從容街市間予每塗遇之旁人曰此前游擊將軍白公也見其面方微頳白鬚彪彪然英氣逼人後復邂

迺郡博李耆生同年齋風度凝重言論侃侃多持
正洵乎其爲儒將也最後與兩公子遊聞公之行
事與所得於人者合夫望九原而思隨會過大梁
而想夷門異代之思有餘慕焉予乃得並世而親
見之至今尚留心目豈非厚幸歟

徐潤青小傳

潤青姓徐氏名綱別字子香德淸人余仲姊之次孫先世自蘋村宗伯而下歷有顯爵爲邑望族曾祖諱以震刑部河南司郎中祖諱秉寬福建烈嶼鹽大使父子覺以茂才入成均有子三潤青其仲也生而岐嶷五齡卽就外傳不數年能屬文驚其長老旋補弟子員家貧甚嘗依族祖心如河帥於淮堧節署思叩囊底之智傭筆㳂以餬口戚黨惜其才咸阻之會季父子思以鹺官需次邗上余亦客其地潤青負笈而來於我乎館爲人靜穆寡言

笑無所嗜好惟手一編雖居繁華地未嘗一騁懷於紅橋花藥肆業安定梅花兩書院山長洪桐生太守深器之文藝之外兼好吟詠善倚聲常爲歌詞以發其抑塞磊落之氣皆可誦可泣余方恃以爲宅相而懼其憂能傷人每寬喻之旣而潤青歸余亦遠宰楚南潤青連試於有司仡得仡失鬱鬱彌甚別未三載而潤青訃至矣嗚呼天之生之也不生之寒畯而生之閥閱不予以椎魯而予以文章若甚玉成之者縱不能紆青拖紫大展其意氣不妨昌其學以成一世之名卽槁項黃馘奚有焉

乃生而貧貧而病病而死長吉年華齎志以沒不知造物所玉成者其意安在埋玉樹於土中敗幽蘭於風際何其酷也生於乾隆四十八年三月廿三日卒於嘉慶十四年七月廿四日年止二十有七未娶其父不忍死之而以兄子宣詔爲之嗣以爲是可以慰潤青也噫

論曰潤青於余爲彌甥其母又余族女也母既以憂患損其天年而子之賢又復驟折死而有知不重傷泉下心乎雖然潤青年未及壯所著已有子香詩鈔三卷詩餘一卷塾課六卷日益錄二卷哀

然若此以覗世之掇巍科登膴仕而泯無撰述者
是何可以夭壽論哉潤青雖死猶未死也

龍烈婦傳

余宰湘潭之五年有烈婦被殺案余旣治其獄論如律而爲之傳曰烈婦周氏邑人周明輝女嫁爲龍南芳妻翁懷有姑劉居邑之七都家極貧鄰有劉文青者豔其色屢挑之不從愬於翁姑懷有往論文青悍然不爲意懷有素懦不能爲責言慮其强暴遷居避焉文青復來氏忿詈文青銜之一日翁與夫均他往姑常乞食於外文青偵其無人意欲脅氏懷白刃以往而不知氏與姑俱出也至大塒衝遇氏獨行懼之以刃氏罵不絕口文青怒斫

之氏駡愈厲文青隨駡隨斫適姑後至望見大聲呼救文青棄刀遁氏傷重氣息甚微惟言劉四麻子四字遂絶劉四麻子者人以此呼文青也氏年才十九懐有鳴於官余往驗其傷上下凡十四處至墮指裂腹觀者慘恨有憤泣者余嚴獲文青一鞫而服時嘉慶丙子六月二十五日也遂具獄申大府氏得　旌

文學崔君家傳

君姓崔諱應榴字星洲秋谷其自號也晚又號藤花村農其先爲淸河人有戶部右丞翮者南渡時寓居臨安歷傳至應龍公始遷海鹽之橫山族寖大遂世爲橫山崔氏曾祖道隱公諱玗祖揖存公諱京錄邑增生有文名父蒙泉公諱學泗幼有神童之目十三補弟子員二十一領鄉薦與其兄漪園孝廉俱以文雄於時人方之二陸兩蘇載郡志文苑傳君方震時母某孺人夢老嫗袖若榴投諸懷曰王母庭前種也驚寤心異之明年乙丑五月

君生因以爲名幼穎異五歲入家塾讀書已月數
行下性純孝蒙泉公春闈侘傺抱疾歸君隨母日
侍湯藥不少離如是四載蒙泉公卒君甫八齡擗
踊如成人殮日伏地慟哭幾絕觀者感異旣孤從
其從兄次乘學夜分誦所受書於母前琅琅然與
機杼聲相答母氏又時舉忠孝大節及古今嘉言
懿行爲辟咡之詔又間述蒙泉公一生力學敦行
齎志以沒語次悲哭君亦感激奮勉不自知其涕
泗之橫流也丁丑母孺人棄養君年十三哀毀如
喪蒙泉公時以年幼依從兄次乘教養後復從學

於伯父漪園公凡諸子百家名物象數之學無不殫究丙戌入邑庠念省垣爲人文藪欲一親當代賢豪以廣志識遂僑於杭與蔣太史東橋雷孝廉佛日陳上舍碓峯諸君爲文字交尤莫逆於諸大令藹堂梁封公諫庵所詣益進所交益廣盧抱經梁山舟兩學士皆爲之心折焉然棘闈屢躓且家多故元配盧孺人所生子女皆殤而孺人亦纏綿疾病一載竟不起又次乘漪園相繼殂謝君失所倚賴鬱鬱不自聊不得已藉遊歷以紓其抑塞磊落之氣遂之陝州之閩之明州復就學使者胡文

恪之聘於江南所至名人碩彥莫不倒屣恐後聲

譽大起

今上皇帝御極之元年　詔舉孝廉方正邑侯

河南任公爲君王子薦卷師將以其名應君聞而

瞿然曰某幼失怙恃未克一日盡人子之道是所

舉首先一字已無所稱遑問其他堅辭不敢當任

公歎息愈重之後長子熙日入黌序君以後起有

人遂絕意進取專事著述所著有吾亦廬詩文集

雜著經說述古編蠶政統紀橫山紀略小家珍說

循甒紀聞宿羅軒漫筆攤飯鳩譚續譚物華小綴

正楷隨劄道暑寄汲息影庐隨筆等書不下百餘卷其已刻者歲時藻玉八卷關帝事蹟徵信編若干卷廣孝廣慈二編共五卷又家譜遠繫二卷則梁學士爲之弁言也著錄之富殆未有如君者居恒儉約然義所當爲則不計有無嘗有無賴族子鬻其女君急質衣贖歸並爲擇配慮其復鬻也嗚呼卽其風亦已古矣卒年七十有一繼娶徐孺人生子二曰熙日熙時熙日今爲廩膳生

論曰君一十三試省闈卒未一當識與不識皆深惜之然觀世之掇巍科取金紫如拾芥非不焜燿

一時數傳而後人亦淡焉置之且有不能舉其姓氏者以視文章之在人耳目爲何如也知斯意亦何增損吾崔君

翰林學士梁公傳

公姓梁諱同書字元穎錢唐人嘗得元貫酸齋書山舟二大字遂以自號并顏其齋學者咸稱爲山舟先生後自以不生不滅不垢不淨因稱不翁晚年又號新吾長翁高祖諱萬鍾曾祖諱國儀祖諸暨訓導諱文濂卽谿父先生雲璈之外大父也並以相國文莊公貴贈如其官谿父先生生三子長翰林院編修贈侍講諱啟心郎韰林先生次東閣大學士贈太傅謚文莊諱詩正郎薌林先生次癸酉舉人蠡縣知縣諱夢善郎午樓先生皆雲璈之

舅氏也文莊公生二子長即公次工部侍郎諱敦書蔎林先生無子以公爲嗣文莊公元配孫夫人繼包繼徐公與少司空皆包夫人出其所後妣許繼夏以公階封太宜人公生而穎異性端重雖與羣兒嬉不作騎危據地之狀年十八補弟子員二十五中乾隆十二年丁卯鄉試是科少司空亦捷京兆三上春官不第十七年壬申　恩科榜已放文莊以協揆乞養未行少司空蔭補部郎留京供職命公將行李先出都行有日矣

聖駕駐驆湯山知公未售傳　旨詢公名屬車

無知者最後太僕孫虛船先生聞之始繕名入奏
公以貴公子而朝臣罕知其名其平日恬靜韜晦
不屑爲聲氣之求於斯概見蒙　恩賜進士一
體　殿試改庶常習　國書十九年甲戌散館授
編修丙子丁丑兩充同考官戊寅大考擢侍講署
　日講起居注官是年谿父先生棄養蔎林先生
以毀卒公丁父艱嚴寒跣奔坐羊頭車失足落河
岸幾殆時文莊公已　內召乞假營葬公竭蹷襄
事蔎林先生柩厝湖莊發紖之日公扶服悲號流
涕被面哀動行路雲璈時雖幼猶能記之而知其

悲也服闋後以足疾不出二十八年癸未文莊公
薨於位奔喪入都少司空守遵義方奉　命回
京未至文莊公邸第無人又以微疾遽薨倉卒中
服御多亡或言當窮其事公曰此時尚念財物人
其謂我何一無所問人服其識量公自文莊薨後
無意出山三十五年冬
孝慈憲皇后八旬萬壽公入都祝　釐迎　駕
上顧見曰汝來補官乎公叩首奏臣足疾未
痊祝
聖母萬壽後回籍時陳句山太僕與同列旣退詫

謂公曰　上意方嚮用奈何遽以同籍對公曰
實有足疾何敢欺也五十五年祝
高廟八旬萬壽有勸公必謁時相者慨以禍福公
毅然不顧即日出都嘉慶十二年丁卯科浙撫清
安泰奏公重宴鹿鳴　恩加翰林院侍講學士
銜時海內重宴者皆止加級公獨晉階耆德清望
早徹　九重故能深結　主知獨蒙異數雖
家庭之慶亦鄉邦之榮也宴日公賦紀　恩詩
四章一時和者甚衆十六年冬忽瘍發於首幾不
救後竟無恙以爲神仙歷劫從此再可五百年孰

意二十年秋感微疾遽卒實七月十五日也年九十三元配汪宜人爲積山先生之女賢能著於鄉里戚黨間多奉爲師法吾母寓揚州每懷故土宜人嘗迎至家飮饍寒暝侍之惟謹視雲璈亦如小弱弟至則如歸外內井井所以佐公者無不至先公一年生先公三年卒年九十二公輓之曰一百年屈指光陰天何吝此七十載齊眉夫婦人孰如之人皆傳誦而上句乃轉爲公恨也一妾陳氏早卒卽於是年十月援古大夫三月而葬之期合窆於茅家埠原臨沒手書赴槀掛酌字句可謂能了

生死之際者矣無子以少司空長子玉繩爲之後公孝友性成視猶子如所生諸子亦奉命毋敢怠出告反面同於嚴君公雖生富貴性儉約如窶人子一冠數十年不易偶出鄰里望見其冠無不知爲公者然益以此重公無敢匿笑其自奉大率類是戚族緩急及義所當爲則傾囊不吝有故人子先世無以爲窀穸公屢助之而不知其終未營葬也其誠以待人如此公書法超絶前後名滿天下雖兒童走卒皆知公書然於此每見其風骨某相國使於浙欲得公書知其耿介不自請而屬之錢

唐令令亦無能達其意乃使人徧索裝潢家得一
冊強酬之直以獻而終未敢踵公之門吳門有富
賈自附於士大夫求公書墓碑以千金爲壽公拒
之又琉球生自太學歸國過浙奉其王命乞一面
公以無相見儀卻之此豈尋常文士所可企及哉
地方大吏有舊者來則報謝而已從不干以私詩
文清峭拔俗往往爲書名所掩丙子分校北闈有
丹陽彭澧出其門彭固江南老宿與王巳山齊名
計公就外傅時其文已膾炙人口來謁公與論制
藝源流且言近今貌襲成正者如腐木溼鼓子善

爲變而能鉤取其神故佳彭躍然起曰灃以爲師少年科第偶得灃耳未必眞有針芥者今知師於此固三折肱也公唯唯左右皆驚其狂公雅不欲與人爭名所作隨散無定本嗣君蒐羅分類梓以行世僅十六卷所佚固不少也子一郎玉繩貢生孫四學昌錢唐學生者舉人武義縣學教諭衆早卒田順天府經歷曾孫四遺命不開弔不作行述嗣君皆遵行之

張雲璈曰公沒之四年雲璈始自湘潭解組歸拜公於墓下先是傳公者有許比部宗彥巳刻於公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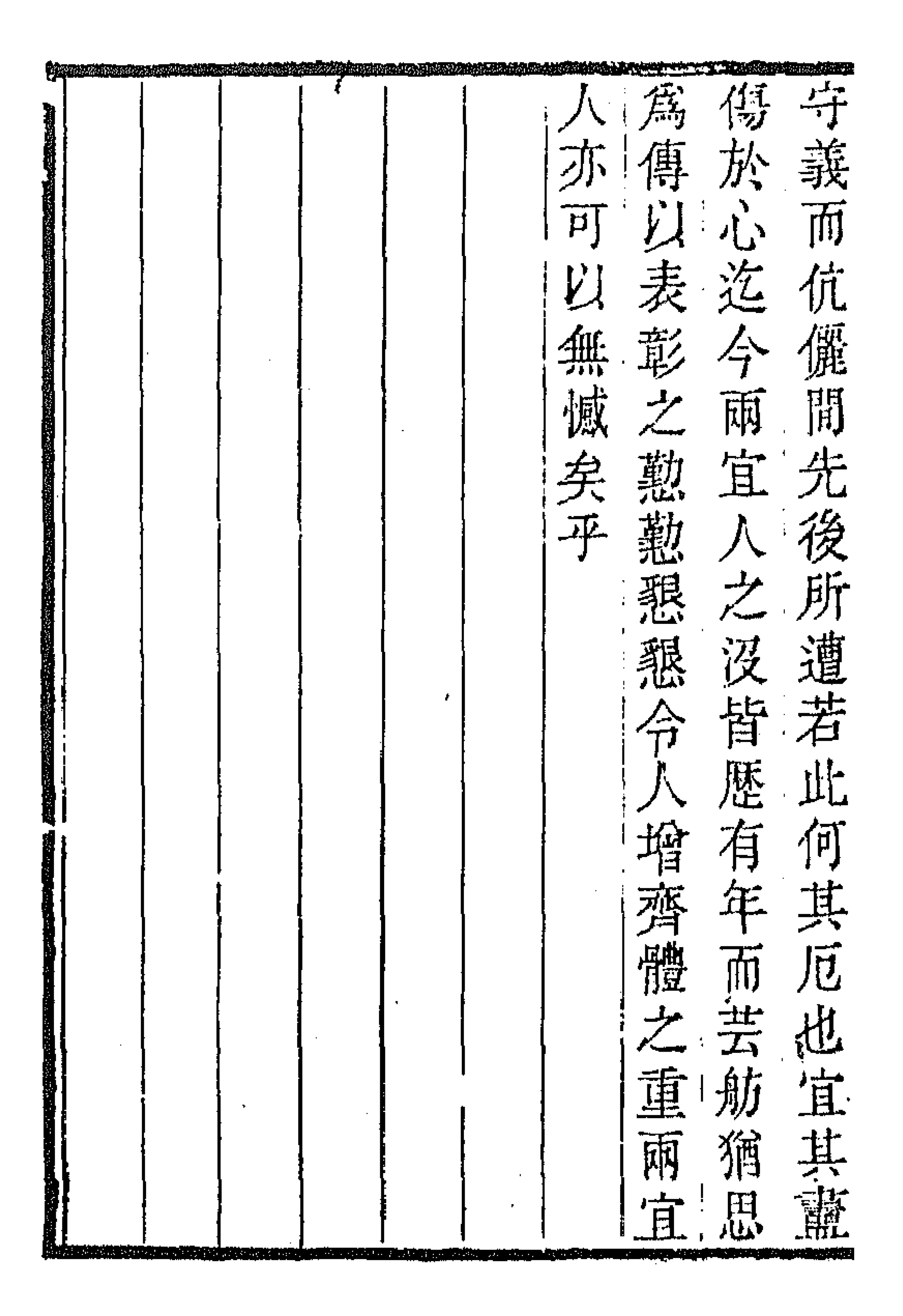
集簡端雲璈自壯至老親見公之行事聞公之緒論容有比部所未盡知者故縷記之以著於篇憶數十年中每自揚州暫歸寄公廡下或一月或十餘日公嘗縱言汎論凡中朝掌故海内文章故老之傳聞前人之軼事茶香燈影之間娓娓不倦聽之如讀異書自薄宦以來此景不可復得而今竟長已矣先哲云亡前塵如夢能無泫然

金氏馮朱兩宜人合傳

芸舫金君森元聘馮宜人嘉興人侍御孟亭公諱浩女孫大鴻臚前江西方伯諱映櫃星實先生少女也馮氏世居禾中爲甲族後方伯僑寓會垣去芸舫尊甫惺葊先生居半里而近過從甚密索婦於馮氏遂以宜人許字芸舫無何方伯捐館宜人以失怙之故哀鬱成疾未及來歸而卒年才十六實嘉慶己巳五月二十二日也初方伯輯蘇詩合注宜人方毀齒方伯爲之講解皆上口其慧性蓋夙成云芸舫不忍死之請於兄珊圃歸其柩珊圃

以周官媒氏嫁殤之說疑之芸舫謂媒氏注先後鄭已不同葢兼男女而言也嫁於殤則不可殤之嫁於理未悖似非聖王所必禁也珊圃以爲然爲請於馮而許之嗚呼夫婦之際有友道焉今夫投縞獻紵逐雲龍而上下似不可一日相離及情隨事遷有過宿草之墓而淡焉忘之者矣矧乎昔無良覿之緣無謦欬之接徒以一言既矢不忘牉合之義此豈有私暱之情於其間哉義之所在所謂亡於禮者之禮其動也中人生死生之交不過如是若芸舫者誠可風也其後五年而有朱宜人朱

宜人爲同里州別駕鼎錫公諱璜女次居三生而明慧鼎錫公暨母氏潘安人絕愛憐之箴紉之餘不釋文翰每誦淵明詩弱女雖非男慰情良勝無惘然者久之時鼎錫公尚未有嗣也故問安視善無少懈體羸多病時彊起不欲煩父母心珊圃於馮宜人沒後思得同其貞淑者以慰芸舫知宜人賢遂委禽焉癸酉來歸甫半月疾作竟於二月十八日不起年二十一羹湯未諳衿纓初御懿德雖未有表見然媵侍輩每言及宜人在家奉親之孝待下之仁皆相嚮哭失聲其賢可知矣芸舫鍾情


守義而伉儷間先後所遭若此何其厄也宜其譏
傳於心迄今兩宜人之沒皆歷有年而芸舫猶思
爲傳以表彰之懃懃懇懇令人增齊體之重兩宜
人亦可以無憾矣乎

關孺人小傳

中表梁君弓子喪其嘉耦關孺人望盧入室悄焉不怡一日端然而過予曰某不幸值氷袵之中斷不忍死吾婦惟先生有以表彰之慼且不朽予曰孺人之賢閫閫聞之而未得其詳今子之云何弓子曰婦人無外事其賢閫無可見然其來歸尚幼巳善事舅姑得堂上歡視女妹娣姒如手足臧獲輩不役以煩苦必均其勞逸自來歸至今吾未見其疾言厲色雖子女亦然藹慈和其性成始終如一日者二十六年矣戊寅春備官山左需次無俚賴

吾婦節縮以佐之同官往來飲饌豐潔亦不欲辭以窶也壬午乞假歸省自東昌沿流南下時值淫潦巨浸稽天驚風駭浪一日中變態萬狀如是者三閱月婦時方震心悸氣索外雖無它而精神已內鑠矣既歸方幸娛侍庭闈乃不數月竟以免乳故一夕遽卒時八月二十四日也是可哀已予聆其言悲徵諸平昔所聞悉合作而歎曰難哉難哉夫坤道吝嗇乃豪門貴室往往驕慣以易其性情而事上接下間亦鮮由禮覲孺人之賢豈僅加人一等宜梁君之齉然神傷雖欲不傳其可乎遂即

其言而書之孺人姓關氏諱齡椿仲芳其字也爲
太學生德嘉公之次女年十七歸于梁舉子女者
八沒年才四十有二嗚呼予亦奉倩流也感梁君
之苦心不能以不文辭其終何以爲梁君慰也道
光癸未二月

遂安教諭陳君香圃暨弟太學生遠屏合傳

孝子之事親也一言一動心融默識於晨昏定省之餘及其沒也愾乎如有聞見想像其音容而不敢忘至爲人後而未嘗逮事其親追思尤摯如其所生而終身慕焉此常人所難而孝子之志發於不能自已雖遲之又久而必思表揚之如我陳君銑於其兩先人是已銑固教諭香圃君之子而爲其弟太學君遠屏之後者也重其孝以傳其先又安敢辭按教諭君姓陳氏諱徵餘字畹蘭香圃其自號也秀水人世居濮院鎮先世隱德弗耀考慕

孺公惇族樂善事詳邑乘孝義傳子三教諭居次年十二通諸經十七補弟子員試輒高等食餼隨領乾隆辛卯鄉薦戊戌丁陸太安人憂辛丑大挑以教職用甲辰選授嚴州府遂安縣教諭以實學敦行訓士士皆志節自礪都憲竇東皐先生時爲學使者深器之在官一年以慕孺公病即歸兄果亭時患怔忡弟遠屏甫成婚而逝君以責無旁貸遂一意侍養不知其他慕孺公旋卒服闋有勸其筮仕者君潸然曰親在不早顯揚使見其成立今鮮民也雖榮何及乎自是絕不赴補日與兄果亭

怡怡無間每念其弟早世見池草之生春聽飛鴻之哀唳未嘗不蹙然傷也自奉儉約而義所當爲者不復吝日事經史丹黃不離少游沈華平光祿之門又受業於濮玉巖陸省堂兩大令三君子皆名宿故學有根柢詩文皆藏於家梁山舟學士謂其有大蘇手段本領譽非虛也於嘉慶五年二月八日卒年五十有七聘楊氏娶李繼李子六長鑌試用訓導後於兄次錦候補刑部司獄次即銑太學生繼弟後次瑢布政使司經歷殤者二鈐鎮太學君遠屏教諭君之季弟也諱兆蔭一字芝田後

教諭十二年而生先教諭二十五年而沒幼慧父母絕愛憐之壬辰長兄病仲兄赴禮部試慕孺公命攝家政君時未弱冠諸務井井慕孺公晚年多病非君無以爲歡故不敢一日離出入與兩兄偕扶持抑搔事必諮而後行而識見洞達人服其能間爲小詩父兄時爲之首肯乙未冬婚於閻谿陶氏甫半載病隨劇猶時時强起恐父母見其疲埶而憂轉甚也十月瀕于危兩兄彷徨持其手而泣君亦悲不自勝惟屬兩兄善事二人毋以弟爲念言不及它泊然而逝實乾隆四十一年十月十二

日也年才二十一娶陶氏無子以銑爲後陶亦繼沒教諭君葬梧桐鄉萬壽橋新阡太學君葬嘉邑之張家漾蔡孺公墓右兩君孺人亦各合窆焉張雲璈曰教諭具有爲之才績學砥行使出爲世用何難與石渠金馬之選乃位不稱德鬱志以終而太學以終賈之年至性過人又才足以恢張一世假之以年必有表著何圖玉樹早埋不竟其量天既屈沉瀣之菁英以生之似甚欲有所成就者而僅止於此不知造物之意安在予既悉其家世而合傳之不禁低徊俯仰於其昆弟間也

汪母王宜人家傳

中丞師汪勤僖公繼配方夫人以才德著一時爲杭堇浦太史都講學者咸稱芷齋先生閨門之中肅若朝典王宜人才德肖其姑問安視膳之餘商榷古今質疑請業若弟子之於函丈葉拱俠拜雍容進退遠近皆豔稱之宜人松江華亭人比部竹隱汪君之德配也諱德宜字韞輝號雲芝又嘗以拂意之來不動聲色一笑解之故晚自號笑隱王氏爲華亭鼎族冠蓋相望宜人考蒓薌公諱紹曾爲寧波太守少傅文恭公諱頊齡之曾孫也妣張

太恭人無錫宮傅張文恪公諱有堂女孫蒓薌公由宰守從戎滇南沒於騰越勤僖與之同年交契沒後追悼知宜人待字遂爲比部聘焉年十九來歸方夫人以儉持家服御無華飾宜人一秉成訓終其身不作時世妝乾隆丙午勤僖公秉臬黔中宜人侍夫人隨於任比部以事往來京師庭闈之奉一身任之時張太恭人遠違宜人懷念無已故其詩曰生男長膝下生女長從人同受罔極恩反哺恨未伸又曰遙知母思兒一日九迴腸生女非所益三復我心傷文生於情遂攖心疾寢食爲廢

然不敢聞於堂上夫人廉得其故曰是非可藥石瘳也心病當以心治之卽命比部偕之歸省閒關萬里獲覲慈顏且悲且喜不半載而太恭人卒使無此一歸更何以慰終天之恨宜人之孝若此非夫人之慈亦無以成其孝也夫人年逾大耋雖阼階之代家政悉稟命而行旣棄養凡所御物不敢用所寢室不敢居奉之一如生時不事私蓄釵釧數事外皆戚姑之賜人以爲難姊妹娣姒閒多文字之交白首無間所育止二女其次又殤遂爲比部置媵仁恩下逮咸倚之如慈母不獨子女爲然

也去春患咳經月無他苦後漸喘數日益急疾涌遽逝實道光五年二月四日年六十生無嗜好米鹽凌雜之外惟詩書自娛焚香卻掃手一編矻矻如老書生古所謂秀才博士學士尙書凡以爲名媛稱者無能過是也尤善琴見程孝廉易田先生琴音記深服膺焉孝廉比部師也其得於敂聲泛韻之旨微矣未嘗不持齋梵誦然足跡不涉佛寺不事施捨四十後寄情繪事不應人請嘗歲杪畫梅一枝於扇邀比部題詠未及應宜人挑燈一夕成七言律三十首作蠅頭書環寫梅罅卽日寄無

錫舅氏張聲梧先生其風致如此嗚呼豈巾幗中所易覯哉比部第六女許字余季子禕以戚黨知之稔內言不出所傳止此

論曰宜人長於比部一歲聞比部降日稱觴宜人方歡飲間忽酌比部曰君盡此恐吾不再也家人愕顧亟亂以他言幸比部之未遽聞也距沒僅八日豈銜於口而不自覺耶抑神明湛定有前知耶異矣方夫人在璞堂集人久膾炙宜人亦有語鳳巢吟稾足以嗣響閨學嘉定王西沚先生爲之序舉其佳句如舟行明鏡裏鳥掠翠屏間漁艇煙中

聚斜陽竹外明然如寸心流不去一葉挽難留於
今成遠別枉自苦思歸栖花紅染離人淚楊柳青
遮客子眸三更明月天涯枕九點芙蓉夢裏山別
久易生殘夜夢路歧難得故鄉書纏綿沈鬱誠葛
覃泉水之遺音也宅若近鄉歸夢穩到郭亂峯平
曉風催夢蝶夜雨洗秋花風格亦何減郎錢

吳恭人家傳

故學博吳闇齋先生與余結昆弟交出入里閈爲雲龍之遊余客揚州久學博亦官姚江蹤跡闊絕最後余宰湖南澧州安福時諸瓶谷太守初謁選亦得澧之永定以葭莩而同袍澤相得益歡瓶谷爲學博快婿恭人其季女瓶谷又應叔雅廣文之宅相而叔雅又余兒女姻也以故兩家眷屬時相過從稔恭人之賢誠非一朝一夕矣今夫所謂賢者孝於舅姑友於娣姒和於戚黨慈於卑幼治內外有條理主中饋撫非儀如是已足矣貴家大族

類皆能之然按實以求得在此數而無欲於人望者蓋十不得一二焉然後知庸行之不易顯而處此者爲甚難也今吾於恭人乃無間然按恭人姓吳氏先世由新安遷錢唐遂世爲錢塘人大父昆田公諱嗣富由乾隆己未詞垣歷掌文柄鹿鳴重宴爲一鄉之望父諱安世郎闇齋學博也與瓶谷尊甫訒庵方伯同辛卯鄉舉方伯捷南宮方注銓學博亦以教習官學同京邸忽遘危疾方伯躬親藥餌晝夜扶掖不少弛疾愈學博感之願爲婚媾遂以恭人字瓶谷焉年二十一來歸方伯時牧申

陽姑應夫人已卽世祖姑金太夫人在堂年躋大耋恭人一身奉重闈之養問安視膳得堂上歡太夫人特鍾愛之叔姑楊太宜人早寡清節逾三十年恭人事之如姑恭人嘗苦跋盭值有娠長男纔及晬不能爲提攜楊太宜人代拊之以至成立太宜人固賢亦恭人孝思有以感之也歷次隨任皆經紀有方方伯居官以廉節自矢瓶谷秉庭訓無敢或渝故其家常絀恭人勞心稽桂雖在華貴一如寒素道光初元冬方伯疾劇瓶谷方入覲恭人星馳而歸巳不及含殮常飲泣自恨瓶谷終

制後竭蹷遣嫁長女隨經營北上恭人心力交瘁且平昔南北馳驅蒙犯霜露又惜費不肯服上藥遂至不起實道光七年五月五日也年五十有五

誥封恭人沒之日猶指示蒲酒諸事神明湛然生平雖匱乏戚黨有急常典質應之而獨靳於尼姑輩此又與近時閨閣相反者矣瓶谷再赴楚南守永順方擬取眷而恭人遽返琳宇宜瓶谷之盡傷於心而不能自已也條繫事件屬余纂次因合所聞而紀其略如此子三長壽曾次悅曾早卒次憲曾女三一適蔡一字許一未字皆恭人出孫

二人孫女一人

雲璈曰吾所聞於恭人者米鹽必躬親衣服皆澣濯補綴子女數人皆自哺不畜乳媪意以爲儉德之素耳後知有規其太自苦者恭人喟然曰以予所見金太夫人之持家今日已爲侈矣然後知恭人非僅示儉也正以承先志也嗚呼賢矣

簡松草堂文集卷三終

簡松草堂文集卷四

錢唐張雲璈仲雅

選藻自序

文選實詞章之大宗祖構綴學之士日持一編心摹手追窮老盡氣而不能彷彿其萬一良以衆製互興辭華標舉沈博絶麗非破萬卷而爲之不可得也李善爲注解以講授謂之文選學少陵訓其子曰精熟文選理夫以辭章之道而昔人尊之爲理爲學則其奇文奥義必待於淹貫該洽豈區區章句間離析其辭掇拾其字餖飣襞積遂以爲畢

吾能事哉雖然入五都之市璧則夜光珠則明月江南金錫之器西蜀丹青之采莫不各適於用目眩而不能視而不若小物之可以御也設方丈之食飯則瓊禾酒則蘭英燀春梅以爲和縷秋蟬以爲膾無不皆悅於口涎流而不能止而不若一臠之易於飽也文章之事有時而然故合之愈形其美離之不見其傷古人雖獺祭未礙其爲工而堯典舜典之字清廟生民之詩未嘗不有資於點竄塗改也予未學膚受宜有是說時樹選學膠言未竟繙閱之餘擷其奇字華說隨手錄之得八卷題

曰選藻陸平原之文賦一則曰述先士之盛藻再則曰嘉麗藻之彬彬又曰浮藻聯翩曰藻思綺合孟堅答賓戲曰摛藻如春華而昭明之序亦言事出於沈思義歸乎翰藻藻之爲用大矣哉昔宋景文自言手鈔文選三過予疏嬾無能爲役玆聊備遺忘而已鄉先生杭堇浦太史有文選課虛一書已能含英咀華其言宋蘇太簡劉貢父二家皆有釆摭又天台王若以五聲編類選字惜皆未得見此外寂無所聞語云文選爛秀才半葢戞戞乎其難哉若夫文人結習專尙浮豔芳草必稱王孫梅

必稱驛使月必稱望舒山水必稱清暉一如老學
庵筆記所云其不足登大雅之堂也固已久矣

公車自序

作經滄海未是雲帆不到蓬山終爲凡境奏五雲於太史儒生望之而心驚賜七騶於金吾寒士聞之而色羨豈僅年年歷幾歲歲拋梭桂樹攀空不入平人之手槐花踏徧强隨舉子之肩已哉僕學媿䒷舍性耽涉獵顏光祿之鏤金錯彩請事於斯白太傅之寄玉緘珠有志未逮每露鈔而雪纂空瞑寫而晨書一囊螢焰爇殘蟫學之心半閣芸香薰透封侯之骨會以鄧禹拜袞之歲陸機入洛之年隨鵠立而趨蹡且喜公車薦士歌鹿鳴而鼓舞

居然春府搜才陡覺聲價之增眞同御李雲璈庚寅出三原李澹園先生之門幸免姓名之媿無敢前盧是科解首爲盧君潮生方謂視科第如摘髭等功名於拾芥將飛大鳥何待三年欲化長鯨定須萬里何以錦衣雖著貼皓月而長寒綵筆空傳賦鳴璫而不豔頻看射雀祇是盲兒未許騎龍難邀仙侶紅芳待折悵杏路之偏迷綠汁長乾問柳神而誰祀似蘇季子說秦王僅餘其四比韓昌黎上宰相更倍夫三聽呼先輩未解一鳴看戴名經果然千佛笑柳冕之已康何煩諱樂識劉郎之前度但見重來定知羣空冀野

非酉騏驥之良敢云花落交河致重芙蓉之譽張
太祝之官銜十年不改杜司勳之別意三月常深
況乎一身道長千里萍飄馬因病而多黃貂以敝
而減黑雲韜白日何處家鄉雪漲黃河無非風色
半橋人跡難知津吏之名滿店楊花空歷吳姬之
酒而且客子畏人常依皋廡封書乞米孰貸監河
空簾之殘燭如燐旅館之羸鐙似鬼吟薔薇而興
刺種萵苣以傷時孤影獨居幽衷莫訴未嘗不愁
來如瘧眼冷於秋若僕者可謂長懷瑣璅之情甘
受揶揄之態者矣乃說者以爲長裾曳屣例多知

已之求小說雕來莫避詅癡之誚薛保遜之詩編何妨成杵劉魯風之名紙豈必生毛嘗見昌符不第閒吟婢僕之篇斷無居易憐才猶畫尙書之餅日臨冬夏定可常饘風寄東南由來易達何可買殘帝里之春徒教耳熱不會王門之事自笑頭方然而塔邊斗下夢亦前因黃尾裴頭名皆先兆空迷日色李膺難遇東坡重得芳枝王起終收孟守自知書生無命嘲坦卒以何辭非關貧女如花惜娉婷而不嫁今者署鄉貢之舊名循計偕之前例江關賦裹庾信言哀風雪圖中朝陽姓冷苟其事

猶屬我豈眞壯不如人隔年及第爭傳人鏡之占排歳吟詩合驗華山之竣今歳辛丑凡六上公車故用孟賓于故事雖業本青箱常憂塗辱而人非白屋豈是天荒倘終莫解連環仍遭勸帛味如中酒自應衆裏嫌身姿或羞郎只許來時近夜不免棲遲鸚鵡淪落琵琶爲滌器之相如作登樓之王粲不是英雄終疑短氣可憐兒女莫憶長安況復八口烏飛全家蝸寄依河東之驥子蕭瑟微官呼李氏之阿嬰龍鍾老淚嗟予行役望亦徒勞相對楚囚泣終何益念及於此感無可言嗟乎拔王郎之劒斫地何由讀屈

子之騷問天不敢但使秋卷裝成且出門而西笑
佇待春風飛語看有氣之東浮

高實庵詩序

人生悲喜之故不緣於境而緣於心予自丙申以來栖遲江左平生知己渺焉寡儔顧影自憐忽忽不樂蓋二十年於茲矣故鄉之人經斯地者或來或不盡來然一晤對一話言無不心焉識之南華所言去人滋久思人滋深予每讀此未嘗不愴然悲也況乎戚友之間分相親年相若一旦足音跫然來且出其所業以相質乎昔之所悲者宜易而爲喜矣然而追維往日棖觸爲懷不暇喜而其悲轉甚旁觀既有所未喻當局又無以自明若是者

皆心爲之也今年春實庵表兄自虎林來將于役袁浦其妹壻張參軍遮留之故得從容一敘款曲并出示詩稾憶戊戌冬實庵自都歸道出邗上以詩見示予贈之二律今所見且增數倍尊甫縣圃先生予姑夫也直薇省佐大郡以經學爲詩嚴於格律不矜才不使氣和其聲以鳴 國家之盛讀之矜平而躁釋有小稱意齋集爲杭堇甫太史所服膺惜未梓以行世實庵承其家學所著清恬純雅循蹈規矩知得於庭訓者深矣予爲詩率好逞才氣讀實庵作自覺如將觧之蝌又如見王思遠

一流人爾惡僧父實庵於予行爲兄而所長僅一日若其業之相去固不可同年而語也方予里居時與梁氏昆季學爲詩短童持牋奔走比於羽書之旁午時實庵隨任鳩茲歸必酬倡探奇門險不歷其哲不止後縣圃先生乞養歸益得與實庵晨夕研究其弟邁庵年才終賈駸駸逼人實庵掖以自張執金鼓而抗顏行往往避之三舍自予客邗江實庵亦就四方焉雁之聘此景遂不可復得今雖暫聚萌其蘖時故態樽酒論文誠旅中一快惟是烏枝空繞馬齒徒增予旣卜歸無期實庵爲筆

耕計亦不能已於爲客嘅浮雲之莫定傷墜雨之終疏此又吾兩人所俯仰欷歔悲從中來者也然寶庵有屋數椽在北郭外歸猶得與難弟曁一二親知看馬塍之花步江橋之月一觴一詠少抒其抑塞磊落之氣又寶庵所可自喜者而予則不敢望矣

選學膠言自序

選學向無專本所有者前人評騭而已如孫月峯俞犀月李安溪何義門諸先輩字櫛句比不留餘蘊足爲詞人之圭臬藝苑之津梁矣然大都於行文之法綦詳而於摭實之義多略一二訂正如寸珠尺璧令人視爲希世之寶其中義門先生考覈較多最稱該洽視諸家尤長故學者宗之具在讀書記中近金壇于氏晴川復總括纂注評林瀹注約注賦彙疏解等書及張伯起陸雨侯並孫俞李何之說擷其菁華而刪訂之名曰集評盛行於世

所謂無千金之腋而有千金之裘何其善也予讀文選久矣凡詩賦之源流文章之體格得其解心領而神會之不得其解則有諸家之說在一展卷可以瞭然誠無所置喙顧文義不無舛誤注家尚多異同與夫名物典故字句音釋有出於諸說所備之外者不能無疑隨疑隨檢隨檢隨記簡眉牘尾間久而漸滿繙之則如黑蟻屯聚相雜於白蟫趨躔之中幾不復辨長夏無事件繫條錄凡諸說未及者補之諸說已有者刪之諸說未盡者詳之諸說未安者辨之且因此以見彼有不必爲文選

設者觸類而引伸共存如干卷魏都賦云牽膠言
而踰侈注引李克書曰言語辨聰之説而不度於
義者謂之膠言取以顏其書蓋誌媿也夫文選有
李善猶詩禮有康成沈博絕麗後人莫由窺其堂
奧今欲於尋行數墨中効愚者之一得不惟不值
李氏一哂直恐爲當世嗤鄙然而芻蕘之言聖人
所詢且祇備遺忘非關著述故既毀而復存至五
臣之注最爲乖謬誠有如李濟翁資暇錄邱光庭
兼明書所言者乃後人反以李注爲迂繁莫不習
尚五臣舉唐宋以來名家所引往往皆五臣之注

其實多竊李注而人不知此古來最不可解之一事故是編專據李氏於五臣偶一及之誠不足與辨也家貧無書且流寓江都交遊絕少多從郡博李喬生同年借資尋閱并就正焉所得於良友之教益者深矣予既雅好是書又適客李氏之鄉里即此附仰止之心亦後學者之大幸已

爲恒觀察湖北武鄉試錄後序　嘉慶辛酉

竊聞先王耀德而不觀兵聖人有文而必備武溫肅相兼之道天地所以生成神武不殺之功皇王因而敷化故兎罝擅好仇之號鷹揚有肆伐之心況乎淨埽欃槍聽鼓鼙而思奮兼收杞梓行江漢而多材勝戎馬以文章之氣甫獻賢書寓威倰於組練之場更申角試此賓興所以屢行而武闈因之並重也欽惟我

皇上德教覃敷昇平垂象久已挽銀河而洗甲調玉燭以沈烽雖鄖房之際魚或遊湯川陝以西獸

猶逸檻然而奮白澗之師屢見夫八遇八克笑南蠻之衆何藉乎七縱七擒將見氣涌貔貅勢吞蟁蚋金鐃布曲銅斗銷聲今者儲宿衛之兵選澤宮之士兵可百年不用士必三歲常登折衝起而禦侮多才偎捷生而拍張是習臣恭襄　盛典輿睹雄姿顏高之弓六鈞魏犨之踊三百落日照大旗而徐颷雲罩風輕奔星挾迅羽以俱流月支冰裂若置雄軍定呼飛燕看騎快馬盡是游龍而且衆中拔儒雅之才紙上識戎行之法洵足膺　禁籞期門之選備　國家專閫之臣此日龍韜虎略先

看鄉國之孫吳他年玉帳牙旗皆屬　王朝之頗牧

恒觀察軍中詩鈔序

今聖主龍飛之年楚北逆匪竊發始事荆襄間特簡京員出佐軍務畀以道府之任督糧觀察恒梅村先生以戶部郎預其選馳傳赴軍營周旋戎馬之間者五載凡堵禦追勦撫恤籌糈諸事宜一檄下先生輒身任之不以委僚屬所至有功性喜吟詠雖羽書旁午不廢今年秋大府知先生勞績始俾息肩於本任乃取其行間諸作薈而錄之顏曰軍中詩鈔予自揚州來適館於先生得受而讀焉且承命爲之序夫鐃吹之歌漢武以爲軍旅雅

樂清商之韻隋文以爲華夏正聲軍中之作由來尚已然詩有其才而無其境不作可也有其境而無其才不作可也有其境有其才而才與境違是猶之無才無境不作可也張幺絃不可與鼓銅琵歌遊弄不可與聞鈞奏挾鈎金不可與對周鼎結精廬不可與語巨材何者力不任也有奇險之境而又有豪宕之才此其間豈易數覯歟當夫旄麾在野儲胥戒嚴賊之來如鬼如蜮我軍之防之也如毒蛇瘈狗而先生搜盪山源糾虔姦蠹守圍攻械之道隨機而變舉昔人所有緣城之練絍布之

索蛐蜒之塹雉尾之炬倣彿具備而卒假旗阬鼓安若無人然而空山毳幕貔貅萬屯旅雁橫天霜華墮地角聲嗚嗚然泚於枕上當此之時壯則壯矣而悲亦未克勝也先生神氣益豪橫槊而賦一切可喜可愕之事胥於詩發之肅風雲而縱金石此所謂有是境而才又足以達之者矣先生少隨先恭愨公宦轍所至以後東為予舍歷江淮滇黔之地水陸萬里熟聞乎庭訓忠愨之意本自性成故其施於事也奮發而邁往其文於言也醇厚而樸至豈屑屑焉與韡刀帕首之士磨盾倚鞍較工

拙於金鞭銅斗之間哉卽今獸窮魚沸大功指日告蕆將見龍城之將皆飛蠶叢之路盡闢先生宣揚

聖化詠兩階之干羽以繼競病之風當亦勇賈其餘也已嘉慶辛酉臘日

扶霞樓遺稿序

作詩者如作畫然讀詩者亦如讀畫然夫作畫者裁尺幅或徑丈之紙縱橫揮灑其中千巖萬壑倚巒飛瀑時而林谷幽秀有深邃莫測之致焉時而江山平遠有咫尺萬里之勢焉樓閣之重複煙霞之出沒無不畢具而人之觀之者若身歷其境悠然而不盡古人所謂臥遊端在乎是又豈以尺幅徑丈少之哉詩之道亦若是予客鄂城獲交於褚子眉雪一日手其先大父松彩先生扶霞樓遺詩一冊示予且謂予曰吾大父能詩工畫年才逾壯

早世作詩不多而又多所散佚吾不能守先人之
敝廬備筆硯於三千里外無由就叢殘而掇拾之
所鈔撮於蟫飽鼠腐之餘者僅什一於茲能無痛
歟予受而讀之見其古體格在青蓮長吉間而近
體則錢郎風調也雖篇什無多讀之若不能遽盡
先生善畫予故以畫喻惟不遽盡而終恐其盡者
如吉光片羽旣心識其異更以不見全體爲恨此
眉雪所以不能釋然也雖然詩固論其可傳與不
可傳奚必如賣菜傭之求益哉眉雪將付之梓並
附尊甫樂園先生一隅吟於後樂園先生承其家

學接武前人亦同以少爲惜然褚氏多才行輩相
望先生之祖方瀛公有昜青堂詠物詩久膾炙人
口其後有晴巖詩草則先生之伯父也大愚詩草
則先生之兄也又澤園尋樂迂叟諸草皆先生之
猶子而迂叟詩卷帙獨繁人比之江東王氏嗚呼
盛矣或已刻或未刻予皆未之見今以交眉雪故
先得快讀兩先生之詩亦予之厚幸也夫

西軒詩草序

嘉慶壬戌冬鹺使者佶公山奏修兩淮鹽法志予謬預其役凡各場司所公舉咸與目焉於是知丁溪有馮君見其修衖路助義學膏火見義必爲知爲好善之士建范隄土壩蓄洩以時民竈皆賴其利又知爲幹濟之才後復見所撰象要印譜諸書精研於六書三體秦碑漢牒之絕學又知爲好奇嗜古之流心欽遲之而未一面今年秋馮君偕宗人蔬客訪予於通泗門寓館欣然遇之端謹誠朴使人意消逡巡出示所著西軒詩草一冊更知爲

能詩之人由詩與人而徵其行事乃恍然於賢者固如是其不測也其詩首列隨園老人一序隨園負推倒一世之才海內言詩家羣奉爲指南之針棲皮之鵠經品題者如龍門遊然持論嚴少所當意獨於君深相許可則君之詣可知已予受而讀之大都皆沖和大雅無矜才使氣之習而動與古會自傷淪落無以紓其才華又以死喪多故哀感激發故其詩往往悽音苦調而終出之以和平不怨天不尤人蓋其慈祥愷悌生於性成自然流露宜其行事皆能濟人而利物仁人之言藹如詩人

之旨溫厚洵不誣也行如其詩詩如其人傾蓋如故相見恨晚而君居海壖我處江滸木葉乍脫驚沙欲飛望白雲而在天溯伊人於秋水是使我慨然慕之而不忘者非斯人而誰與哉爲刪其不經意者數篇敘相遇之梗概如是以復於西軒西軒者君讀書之地也

愛閒堂詩序

予束髮即聞苞洲陸先生名然聞其醫名不聞其詩名也及長得見先生子明溪司訓司訓以名諸生世其家學於張仲景皇甫謐王海藏李東垣之旨導源暢流順陰陽而辨四時一秉於庭訓故當時陸氏能醫之聲稱徧於浙東西溢於江淮浸淫及於都下無不知有先生父子者然終未以詩名最後予客揚州又十餘年先生孫聽山來官丁溪始出所藏愛閒堂詩謀之梓而問序於予既卒業作而歎曰有是哉賢者不可測而先生之詩乃竟

爲其醫掩也子聞先生之爲醫也平其心靜其氣不以利搖於中不以能驕於外三百六十五氣穴經絡與夫春弦夏鉤秋浮冬營之脈理洞若觀火遇難症不斤斤與人立同異盡心力而爲之往往奪命於鬼手黃帝言不能起死人而不殺生人夫不能起死人雖岐黃無如之何至於不殺生人厥功偉矣而世率謂平平無奇不知庸醫之操刀必傷良工之用心獨苦此周禮所以謂十全爲上也今觀先生之詩不矜才不使氣衝口率臆若不經意而意彌永若不計工拙而工自存其性眞如柴

桑其風格在輞川蘇州香山閒而其神韻直似君家之劍南一切叫囂馳騁之習無以犯其筆端由平時所養優故所詣彌粹乃恍然於先生之醫與詩殆一以貫之也夫醫豈眞小道哉扁鵲倉公載於史記華陀載於魏志徐文伯父子載於南史皆卓然可傳苟得一詩人不如得一名醫可以救人而壽世初疑先生醫可不朽雖無詩亦傳聽山何爲沾沾焉以詩是藉及讀其詩而後知其不可已於傳也如是是將合方伎文苑而兼之者矣先生著述甚富里中咸推之與先中丞並梁菽林薌林

兩舅氏及厲樊榭杭堇浦諸先生遊時共吟詠惟先中丞馳驅皇華柳雪之中聚首時少故集中無倡酬之什以爲缺事今邇之久以序詩得先睹爲快穆然想見其人亦厚幸也已先生之詩不可沒先生之醫尤不可沒故並述之聞有傷寒類編証治約編等書藏於家聽山宜次第梓行與詩並傳不更家絃而戶誦歟

義莊課藝序

禮莫重於收族而教莫大於育才范文正刱立義莊後世踵行之者梁溪為最梁溪義莊有顧氏秦氏華氏惟華氏族最盛而行之亦最久自葵園先生設立以來今且七十餘年旣以其入周族人之急又聚族中羣彥而試之課以經義月一會法嚴而事不敷拔其尤加獎賞焉故爭自濯磨無敢自外於詩書之圃取科第者項背相望凡褒衣大袑而來里中人皆得指而識之曰此華氏佳子弟也於是人才之盛遂甲於一邑夫古之學者必有學

自家而黨而州至於天子諸侯之國都莫不廣其教之之地使朝夕進德習業於其中古之學者必有師延鄉大夫之賢而老者坐門閭以教鄉之子弟又有胥樂正以分掌四時之教其教之之具則禮有揖讓俯仰之容樂有宮商淸濁之奏詩有諷誦反覆之音蓋如是其備也其時人無一不由於教故道德茂而風俗醇今　聖朝崇尚文學庠序之外又爲之書院黨塾以儲菁莪棫樸之材遊其中者亦旣循循乎規矩然而世家大族猶或狃於故常習於紈袴跅弛覂駕之士往往出於其間

未能以名教爲樂地者概不少矣葵園先生以爲此非特子弟之過亦父兄之教不先也故義莊之課以家爲學亦以家爲師不出戶庭而成教收其放心斂其惰氣非謂區區帖括遂足畢教人之術而其道已不外是蓋收族與育才一舉而兼之者矣積旣久文之佳者不下數百篇先生曾孫安愚吏部觀政銓曹精擇之將剞劂以垂久遠俾後來族人知先世用心之厚如此庶幾深自淬厲不懈益虔期無負乎先人誠善體先生之意者也斯舉也不僅表揚文章實足挽回風氣華吾戚好也故

樂爲之書

黃朗峯文集序 代

黃君朗峯既梓其初集之文繼梓其二集每集出必求人序人或疑黃君之才如日出榑桑照耀天下誰不見之而必求人序以自衒毋乃爲詒癡符之續乎予以爲此正黃君之抑然自下才愈大而心愈小也唐楊綰爲文恥於自白非知己不可得見而魏丁敬禮嘗求人定其文夫恥於自白者自信其文也求定其文者自疑其文也疑則必求人之信其文者以爲證疑之端亦必求人之無可疑者以爲自信之路此黃君所以每出而必求人序

也黃君當終賈之年巳能讀破萬卷其於文不屑
屑爲章句帖括之學嘗取前代之大事古人之緒
論而一一發之於文識見旣遠筆力又足以達之
其氣盛其才健其儲材也富其搆思也精微而杳
渺其安章宅句也又復研練而奧博其要則歸于
言之有物釆如宛虹之奮鬐光若長離之振翼脫
穎之說劉舍人豈欺我哉具海涵地負之量而自
視欿然諄諄問世雖以予之不敏猶爲芻蕘之詢
是殆多師以爲師者其造詣又烏可量哉予受而
讀之恍如入千巖萬壑淵邃莫測如觀都盧神技

目眩心駭不敢正視又如孤延之戰霹靂皆爲之
退昔王充謂董仲舒揚子雲爲文中烏獲黄君得
毋類是

話雨草堂初稿序

詩以道性情含性情以言詩夫人而知其不可也然而性情亦難槪論矣性情因乎時亦因乎境少年繁華流蕩每多緣情綺靡之作常覺風調勝而骨力不存壯歲以還閱歷漸深哀樂多故凡可喜可愕一一皆發之於詩於是乎以激昂慷慨之辭紓抑塞磊落之氣酒酣耳熱拔劍擊摐時而為大谷風鳴時而為幽簷雨滴歷境既久而所變愈多故中年之作往往為長及乎遲莫無聊頹然自放一切世事如雲煙之過眼意氣平而詩亦漸淡綜

論一人前後之身大率有是三者此皆時與境爲之而人之性情亦遂宛轉於其中吾宗雲齋具性情之眞者也年甫弱冠而於四始六義之道好之甚篤爲之亦甚工非如世之腐木溼鼓者比然雲齋一少年耳而其詩若似乎結轖於中而讀之令人憮然者抑又何歟葢其家貧尊甫藕客君以名孝廉屈就鹽官需次邪上力不能迎老母命雲齋隨其母侍於家間以俸入資潔白之養又不克時有雲齋以一身楮柱其間於家既無以供菽水於揚又無以奉晨昏兩地一心跋涉千里身如懸風

之樾而才不爲處囊之穎故詩多憂思此又性情之因境而遷讀者未嘗不憐其意也雖然以雲齋之才華又當終賈之歲來日方長得專其力於學業閎中而肆外後之遭逢正未可量詩道日進足以自定其千秋亦何爲鬱鬱以自損其性情之眞乎昌黎之勉董生吾將爲雲齋誦也因寄示詁雨草堂初稿乃爲之加墨而序之如此

簡松草堂文集卷四終